

风光摄影与中国人文精神

TERRA DYNAMIC

动态的大地

■ 李元 摄影作品集

PHOTOGRAPHIC
FLORILEGIUM OF LIYUAN



宁波博物馆

NINGBO MUSEUM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风光摄影与中国人文精神

TERRA
DYNAMIC
动态的大地

摄影作品集
PHOTOGRAPHIC
FLORILEGIUM
OF
LIYUAN

■ 李元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动态的大地：风光摄影与中国的人文精神：李元摄

影作品集 / 宁波博物馆编. —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322-7538-0

I. ①动… II. ①宁… III. ①风光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J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4000 号

动态的大地·风光摄影与中国的人文精神

——李元摄影作品集

摄影著作 李 元

编 者 宁波博物馆

主 编 李安宁

责任编辑 雨 鹰 张琳海

特邀编辑 吴凯翔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 址 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设计制作 叶炜 沈露鸣

印 刷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2

印 张 16.6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 2000

书 号 ISBN 978-7-5322-7538-0

定 价 180.00 元

「总序」

宁波是方神奇的土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港口城市海纳百川的气度和江南水乡水木清华的盈秀，形胜东南，令人神往不已。唐宋以来，才俊辈出，灿若群星。尤自 20 世纪以来，呈现出令国内诸城市望其项背之人才“井喷”效应，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乃至政治等领域的顶尖层面，宁波人纵横驰骋，驾驭有度，不断地在诸多文化样式上演绎出精彩绝伦、叹为观止的活剧，堪称“宁波人现象”。其中，宁波籍著名人士与中国博物馆曾有特殊因缘并曾作出过卓越贡献。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中国地质博物馆创始人翁文灏、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浙江省博物馆顾问沙孟海，在中国博物馆百年岁月中铭刻着显赫声名，乃至当今诸多海内外著名甬籍人士仍在中国博物馆创建着有目共睹之丰功伟业。

宁波博物馆以“根植地域、铸就特色、开创一流、有容乃大”为目标，在收藏、研究、保护、展示宁波地域性、整体性、成套性的文化遗产中，不仅让人们了解过去，更让人们借助文物穿越时空，领略地域文化的不朽魅力，感悟名城的永久动力，站在历史的平台上思考和展望未来，成为折射这座现代化港口城市 and 历史文化名城精神坐标，认知历史、理解世界的智谷和思库。

为打造一流、特色的学术研究型博物馆，宁波博

物馆自筹建始就制定了具有战略价值的丛书出版计划，以追去“整体化、系列化、品牌化”为目标，通过不懈努力和精心运作，使宁波博物馆研究出版聚沙成塔，汇流成河，追求卓越，铸就硕果，成为提高博物馆软实力的载体和品牌，最终实践博物馆科学发展之“道”。该丛书定名为《宁波博物馆研究丛书》，下设四大系列：1、《宁波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馆藏文物精品研究成果集；2、《宁波博物馆学术研究丛书》——本馆组织的诸类学术研究成果集；3、《当今国内外著名博物馆精品特展丛书》——本馆引进的国内外各大著名博物馆的文物特展集；4、《当代海内外著名宁波籍艺术家、收藏家精品特展丛书》——当代海内外著名宁波籍艺术家、收藏家在本馆展出的精品和捐赠本馆的珍品集。

“大道者善于后发”。在科学建设一个充满魅力和活力的“文化宁波”；一个既有开放性、兼容性、创造性的“文化宁波”；一个正在从历史走向当代、从地域走向世界的“文化宁波”中，宁波博物馆将取法有度，敢于先行。

宁波博物馆馆长 **孟建耀**

2008 年 12 月

「献辞」

李元，美籍华人，1936年9月15日出生于浙江宁波。

1984年美国摄影出版社编辑出版《风光摄影——八位世界风光摄影大师的技巧与艺术》一书，将李元先生列为近代世界八大风光摄影师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位华裔摄影师。早在1982年，应中国摄影家协会徐肖冰主席的电邀，李元先生来到国内，分别在北京、上海、西安与当地的摄影界进行交流。之后，李元先生的作品陆续在国内发表，并受邀在国内的摄影杂志主持专栏、在各大城市作摄影讲座，为推进中国风光摄影事业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李元先生认为：摄影不仅具有创新性，还可以探讨风光摄影与中国人文精神之间的关联，领悟“以影求知”的可能与价值。他更注重的是通过摄影的原创性来找寻自我，同时，也希望能通过摄影的“写实”来发挥中国文化艺术里“写意”的追求。李元先生凭借对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深刻领悟与精湛把握，自如地融合西方审美理念和中国人文精神于摄影实践之中，变成在记录的西式摄影观为讲究神韵的中式文化观，成为以中国人文精神改造西方摄影的先行者、倡导者。凭借敏锐的眼光和浪漫的情怀，他以“即时性”和“发现性”捕捉大自然的瞬间之美，又以“创新性”赋予大自然美景以人文内涵，用光作画，用心钤印，开创出别具一格的摄影风格，在国际摄影界独树一帜。其风光摄影作品或奔放，或含蓄，或庄严，或灵动，如

诗似画、行云流水，美动心怀、诱人遐想，令人陶醉、智悟人生。

李元先生从未停下探索与追求的步伐，孜孜不倦地行走在艺术与人生的路上。他认识到大自然是瞬息多变的，风光摄影并不是一份“静态的记录”，它不仅须有主观的“创意”，更多的也是随机应变的综合反映，因此他把摄影定义在“把客观的现实，通过相机，转变成主观意识的自觉表达”，这就是他的追求。同样，他也把这份追求凝合在“以影会友，以影求知，以影寄情，以影养性”十六个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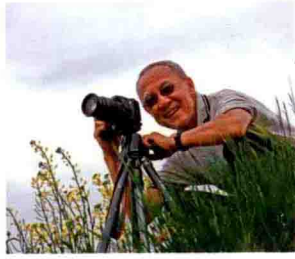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早在1980年，李元先生便首次返回宁波，以解思乡之念，以抒游子之情。而后，李元先生便频频回到故里，现在在宁波经常一住就是一、二个月。“也许在将来需要我做最终选择时，我可能就回宁波了，因为这里有一份感情存在。”此次是他首次在家乡的博物馆举办展览。这也是宁波博物馆“当代海内外著名宁波籍艺术家、收藏家精品系列特展”的一个重要展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系列，诚邀海内外的宁波籍人士多回家看看，并以此展现宁波籍优秀人士的精神与风采，激励与引导更多的年轻人去创造、去奋斗。

宁波博物馆馆长 林立群

2011年9月16日



对我来说
摄影是一份兴趣
一种信念
也是一份执着



李元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哲学博士，美国新泽西州立鲁特格斯大学 **Professor Emeritus**。原籍浙江宁波，现定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核桃溪镇。他自称是一个“不中不西”但也可以美名为“又中又西”跨越太平洋的文化桥梁。在摄影上，他希望能在这项发明而且成长于欧美的媒体里，找寻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发挥。他的作品被收录在 1984 年美国摄影出版社所出版的《风光摄影——八位近代风光摄影大师的艺术与技术》里。他个人在美国、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出版有《表现主义的风光摄影》、《创意与思维》、《谈美国摄影》、《瞬间遐思》、《李元看摄影》、《瞬间的大地》等摄影画册、文集共十余册，并为中国摄影函授学院录制有《谈风光摄影》录像教育片 3 集。他的摄影作品和摄影论文经常在美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与港台地区的摄影刊物上登载。目前，他在为《摄影世界》杂志撰写专栏。

「摄影和主观意识的表达」

发明在工业革命时代的摄影，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纪实的理想工具。不论是早年把它拿来作为机械操作下的肖像制作，还是在 20 世纪用在杂志或是其他媒体里的新闻摄影，摄影的纪实性都已经得到了整个社会的接受和认同。而在这段时间里，不论是否由于摄影的发展所带来的冲击，欧美绘画的潮流，在所谓“现代派”、“抽象派”以及“立体派”（Cubism）的推动下，都开始脱离纯粹的纪实与描绘，而强调画家们主观理念的发挥。

今天，摄影已经发展为一项最大众化，而且是应用最广泛的视觉媒体。但也正因为如此，不仅摄影的多元化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与认识，而且作为一项新兴的视觉语言，对于摄影的追求与探讨也变得非常“个人化”。不论是在“直接”摄影，还是在经过制作的“合成”摄影的发挥上，都把照片的拍摄推向纯粹个人理念的发挥。

其实说来，作为一项艺术媒体，不论是文学、绘画还是摄影，最终所表达的必然是创意者的观察和思维。只不过人的思维一般来说往往是复杂而且是多层次的。特别是在摄影里，要从可以实际掌握的现实延伸到难以捉摸意念的流露，不仅在于个人，也和文化有一定的关联。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从国画到诗词，对大自然现实景物的真实记录往往只是一个开始，而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绘，表露“以景寄情”的感受，从而达成写意与意境的发挥

才是最终的追求。这种情况，在马致远所写的《天净沙·秋思》里，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的描叙，配合上“夕阳西下”的瞬间，从而流露了“断肠人在天涯”的感受，可以说是最明显的例子。



自古以来，在中国文化里，人和大自然有密切的联系。不仅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大自然所能为我们带来的启发既是多方面，也是多层次的。通过“天地交而万物通”的宇宙观，让我们认识到一个动态而且具有生命力的环境。这份认识所包含的智慧不仅远远超越了西方文化里上帝创造世界的神权创世论，而且对大自然的观察也带来了更深刻的哲理。在《道德经》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更是把一项对最普通自然现象的观察，引申出为人处事的哲理。至于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仅把人生和天地万物连接在一起，而在“道法自然”里所说的“自然”更是人生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无怪乎司马迁就认为唯有“究天人之际”才能“通古今之变”，达到“成一家之言”的追求与发挥。

相对来说，正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大自然的环境人性化了，也就为中国文化里的诗人、画家以至摄影者带来了利

用大自然的景色来表现个人理念的这份追求。换句话说，在中国文化里，对于大自然的描绘，远超越了纯粹的纪实。在王国维所写的《人间词话》里，他也提到，“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

别。因大诗人所造的境，必然合乎自然，所写的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虽然说这份文化传统表现了对大自然环境的重视，促使陶渊明感受到“景翳翳以相入，抚孤松而盘桓”，但是不同的媒体却还是可能有不同的发挥。早年，像 19 世纪英国的罗宾逊（Henry Peach Robinson）和 20 世纪中国的郎静山，都把绘画的概念运用在摄影里，形成了所谓“画意派”摄影风格。这个情况虽然随着爱默生（Henry Emerson）所倡导的自然主义兴起，以及摄影在社会纪实上的应用而有所改变。但即使在今天，还是有人以绘画的神秘感来衡量摄影。特别是在风光摄影上，对所谓“美感”和“气势”的追求，还是被中国摄影界普遍接受。

其实，尽管绘画和摄影都建立在一张画纸（或是照片）上，两者有相似的地方，但它们却是两种不同的媒体，不能混成一谈。

「摄影的纪实性与“道法自然”」

从光线、留白到透视感，中国传统绘画从来不是从纯粹记录出发的。而建立在实物成像基础上的摄影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在于它的纪实性。摄影虽然可以作为用科技来绘画的工具，但是它的纪实性却是所谓“直接摄影”（straight photography）最具有影响力的特性。

摄影的纪实性所带来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照片既代表了摄影者的观察，也足以表露这份客观事物或环境为摄影者所带来的启发。这造成一种有别于其他艺术媒体（甚至可以说正巧相反）的创意逻辑。在其他艺术媒体里，创意者总可以根据他的个性、兴趣、经历和体会主动地来选取最理想的题材和画面，从而表达自己的意图，创建出作品。但是在一般的摄影里，摄影者的追求却是建立在一个现实存在（而且是摄影者缺乏



在中国艺术里，树木总是一个常选的题材，所谓“岁寒三友”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树木扭曲或是延伸的枝干似乎充满着内在动力。在过去传统绘画里，往往显示在笔法的应用上，通过画笔和墨汁流转到画纸上去。今天的摄影，可以直接地把这份动力记录在画面上。

控制能力）的客观环境里。摄影者如果抱着既有构思和意图去进行创作，往往会受到无法控制的现实环境所局限，而难以达成自己的意愿，甚至感到无从下手。在摄影的追求里，与其把摄影作为工具来表达既有的主观思维，不如通过现场的观察和发现，表露出它为摄影者所带来即时的启发，来更有效地表现环境为在场的摄影者所带来的认识与思维。换句话说，在绘画或其他视觉媒体里，我们是先有构思，然后再选择表达这份构思的题材和画面。但是在摄影里，我们的构思是建立在现场当时的发现、分析和引申。因此，它更为直接，但也更具有挑战性。

而另一方面，正因为照片里的纪实，如果机缘遇合，摄影者能够把他在客观环境里的发现以及从而所引发的主观意识融合在现场拍摄出来的画面里，这种毫无摆布的真实，会显得比任何其它手段所产生的作品，更生动而有说服力，甚至表现出“道法自然”的那份“自然”境界。在中国文化里，这份内在的自然动力，在过去传统绘画或是书法里，往往显示在笔法的应用上，通过画笔和墨汁流转到画纸上去。但是摄影的纪实性，不仅显得随意和“自然”，也更容易让观赏者领悟到大自然环境所能带来的启发。

「摄影的发现性与“以影求知”」

相机被形容为“第三只眼睛”。通过相机的取景器，我们可以认识（甚至发现）到过去不知道或者没有注意到的景物。这就是摄影的发现性。而发现性的发挥，不但能够让我们的拍摄超越“人云亦云”的常规，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跳出既定的概念，也扩展我们的视野，从而达成“以影求知”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使得一张照片所能为我们带来的不只限于题材的记录而已。通过画框、时间和拍摄角度的运用，我们有能力决定画面里细节的取舍和安排，进而为拍摄的题材带来新的含义，也足以认识到画面里景物之间不同的关联。换句话说，摄影的发现性可以为照片带来新的含义和深度，而摄影的纪实性使得这样的照片更具有说服力。

不过，摄影发现性的充分发挥，也有赖于摄影者对于拍摄环境或是题材选择上的宽容度。换句话说，摄影者最好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而不是坚持自己主观思维所设想的画面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影友们向我问起“你等了多久才拍到这张照片”时，我的回答是：“在我的拍摄上，



不是坚持我想拍什么，而是认识到（甚至进一步地配合）‘老天爷’让我拍什么。它可以让我发现许多出乎意料的可能。”

更进一步来说，摄影发现性的运用与发挥，也在于摄影者在理念上能超越对景物作实际记录的意图，以及他个人在思维上从事联想的创意与智慧。这方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文化里所谓“见山不是山”含义。这句夹在“见山是山”和“见山还是山”之间的话，说明了发现性的发挥，以及从而得到的理解，都可以是多层次的。

尽管说摄影的纪实性证实了风光照片的画面来自现实的环境，但它能为观赏者所带来的认识，说明了它的拍摄一样能够表现出摄影者的看法可以超越纯粹的纪录。通过画框和构图的应用，风光照片也可以是摄影发现性的发挥。在这片起伏的麦地上，收割机所刻画线条带来了一个充满动感的画面，足以引发对大自然环境新的认识和感受。

不过，摄影发现性的充分发挥，也有赖于摄影者对于拍摄环境或是题材选择上的宽容度。换句话说，摄影者最好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而不是坚持自己主观思维所设想的画面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影友们向我问起“你等了多久才拍到这张照片”时，我的回答是：“在我的拍摄上，

「摄影的瞬间性与动态的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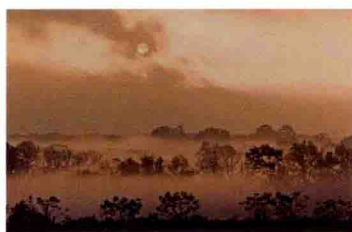
摄影无法描叙过去，也不能预测未来。照片所记录的就是快门开放的瞬间。这就是摄影的瞬间性。

摄影的瞬间性是众所周知的。卡蒂埃·布列松最先提出的“决定性瞬间”几乎已经变成了摄影界里陈腔滥调的口头禅。摄影既无法使过去再现，也不能像水晶球一样，预见未来。一张照片的价值就在于利用快门把发生在曝光时的那段现场情况真实地记录下来。

随着摄影工业技术的进步，当今的摄影者可以在快速的操作下，把一些不可预料而且是稍纵即逝的突发情况充分地把握住，产生有意义而且是值得回味的作品，这使得摄影瞬间性达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尽管对一般摄影者来说，这份发挥往往取材于体育或是街头发生的事故。可是一旦把它应用在被一般人认为是静态的大自然景色上，就更能说明中国文化里“天地交而万物通”的宇宙观，表现出一个动态的大地。

在《易经》里，大自然不仅是充满生命力的，甚至可以说是机能的，可以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这所谓“八卦”来总结。其中“天、地、山、泽”是大地上具体的景物，也是一般风光摄影拍摄的题材，而“风、雷、水、火”却是天地交汇的媒介。火代表了热力，它使得水



雾起成云，
云升遮日。
天地交汇，
周而复始。

蒸发而成云成雾，
也通过风、雷而下
降成雨成雪，交汇
天地，沟通万物。
而这份连接用云层

的变化最容易表达。换句话说，太阳与云层的变化，足以改变大地的景观。它不仅形成了一个具有动态而且是瞬间即逝的大地环境，而且为我们带来了对于大自然新的认识。

在这份瞬间性的追求上，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它和一般拍摄体育或是街头发生的事故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对于一般的观赏者来说，以自然景物为题材的照片所能带来的认识，似乎不像人物照片那么直接。它更像一篇散文，一首诗词，带来的是一份能够让大家更能联想的感受，所描叙的是摄影者面对着一片景色时个人的心情。也只有这样，照片能超越一般的记录和商业应用的价值，表现出摄影者独立的个性和思想的内涵。为了这份拍摄追求，我把风光摄影定位在一个能够带来视觉上的动感，或是让观赏者感到其隐含变化，甚至是在变化中的景色，带来一份心情上的激荡。根据这样的解释，它可以是一份瞬间的纪录，但也可能来自画面上的视觉效果。这样的效果往往是在于画面上构图的应用与发挥，

也依靠观众对于所谓“动态”的认识。这就像王维在《汉江临眺》所写下的感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他利用“浮”和“动”来描叙在水波荡漾下似乎随着江水而浮沉的郡邑和天际飘动的风云，带来了一幅具有动态感受的画面，激起人们内心的飘荡。

总结来说，在风光摄影的拍摄上，摄影者的创造力不仅建立在意念、技术和现实环境所产生的有机性结合，也在于对摄影特性的认识与发挥，而最终的效果却又受到题材的出现、存在和消失这个过程的短暂瞬间的局限。这种情况就像三国时曹植的七步诗一样，在摄影者受到眼前景物的启发以后，他可能需要比走过七步更短暂的时间内，来完成构思、取景、构图、测光以至拍摄等一系列的过程。这种具有深化效果的合成功夫，不仅是一种突发性的操作，甚至是潜意识的反应。但是这也不排除摄影者对事物和人生的深思熟虑和创作过程中有意识的追求。这正是摄影之有别于其他视觉媒体的特性，但也是摄影所具有的发挥能力，它有赖摄影者多方面的努力，也可以看作是我对摄影追求的极致。

■
天际云开，带来了色彩，也带来了一份憧憬。

